

那年，十七歲的暑假

十七歲的暑假，大部分的學生都在埋首苦讀，又或者在工作崗位努力打拼甚至有人可以到處遊玩，而我的，確實很不一樣。

清晨五點鐘，灰濛濛的蒼穹透不出一絲光芒，尖銳的鈴聲畫破了寂靜，我睡眼惺忪的按掉鬧鈴，迎接實習的每一天。勉強與周公邊搏鬥邊穿上彈性襪與衣服，梳洗一番便踏上腳踏車騎向離家約二十分鐘路程的成大醫院。「刷！」通過住院大樓自動門的那一刻，一股風迎面撲來，混雜著一些藥與消毒水的氣味，代表著一天即將展開。

十七歲的暑假，我是個護生，猶如初生之犢，來到醫院展開一段神奇旅程。「學妹！」聽到學姐或老師的呼喚，我總是不由自主繃緊神經，戰戰兢兢的迎接新任務。忙碌卻也充實，我以為這一切都會非常平順的過去，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一定要很堅強不能放棄，直到那一天我遇到了那件事，第一次感到挫折……

我永遠記得那天，我們照顧一個中年男子，因為同學幫忙做傷口護理時他正在躁動，我便在一旁握住他的手，本來一開始他的手還好端端的不動了，不知為何他突然開始躁動起來，因為他的力氣十分大，

我的身體便隨著他的手擺動著，就像小孩子手上的氣球一樣搖晃著，十分滑稽，後來他的表情開始猙獰，嘴裡不斷發出嘶嘶的怒吼(因為做氣切發不出聲音)，我放開手後他還是非常生氣，我手足無措，只能對他鞠躬說聲抱歉後就離開了，事後老師雖有安撫我，但我還是很挫折，責怪自己竟然讓病人如此不悅卻什麼也幫助不了。隔天老師帶領我們去照顧他，我驚慌失措深怕昨日的情況重演，但還是硬著頭皮過去了，這天我幫他做氣切護理，過程中我看到他的幽幽眼神，似乎有很多的話想訴說，就在此時一位大哥走了進來，他的眼神突然發亮，原本面無表情的臉散發出快樂的氣息，原來他今天要轉院了，大哥要帶他轉到其他的安寧之家，就在他要離開的時候，那為大哥拍拍他說：「跟他們說謝謝阿！」，他看著我們，表情已不再憂愁了，「謝謝！」他輕輕的對我們揮了揮手，告別。過了一個轉角，我聽到大哥沉重的跟老師說：「要是他年輕時不要遇到那群朋友就好了……」，看著他離去的孱弱背影，我閉上眼雙手合十，但願他永遠快樂、平安。

也許人生是無常的，我想我們能做到的，就是讓那些在醫院裡的人，不僅能夠得到醫療的照護，也能在心靈上得到那麼一點的溫暖吧？我們病房很常幫別人洗頭，從十幾歲到六十幾歲的人都是我們的「顧客」，舒適護理很重要，也順便建立起與病患的感情，而其中我很喜

歡一位罹患口腔癌的大哥，雖然做化療很不舒服，但他在我們幫他洗頭、鼻胃管護理還有量生命徵象時都會跟我們聊聊天，甚至我們臺語說的不「輪轉」時，他也會跟我們開玩笑，笑一笑整天的疲勞全都煙消雲散，好不快樂。

在實習的過程中，我們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人，他們都有很不同的故事，我們就在這些日子裡，得到很多人生的領悟。「妹妹啊，你的名字好特別喔，你的眼鏡也是。」有次我在幫一個小姐量生命徵象的時候她跟我聊起天來，雖然時間不多，但我喜歡這種人與人之間那種不做作的真實情感，她有一個不離不棄的男友，她的腳因為被別人推倒後一直不良於行，但她很樂觀，後來她轉到別的病房，某日我看到她出現在我們病房的走道，她說：「我來找之前隔壁的阿姨聊天」，然後拄著步行器慢慢走到之前的病房，我不覺得她是病人，而是一位勇敢樂觀的鬥士。「哇！」一位小妹妹看到我進門便哭個不停，水銀血壓計捧在手裡不知該如何量才好，回想老師說過的，我拿起聽診器放到她的手裡，「妹妹妳摸摸看，很好玩喔！」她把聽診面握在手裡好一陣子，嚎哭才慢慢轉成嗚咽聲，「妳好乖喔！」完成了小孩的血壓測量，一股莫名的成就感湧上心頭，小時後我也是這樣怕醫生還有護理師的，所以我完全能體諒小孩的感受，在心中默默期許希望以後兒科實習也能如此鎮定。有天病房來了一個大約一歲的小孩，就像一般的小孩非

常的惹人憐愛，但是他雙眼都罩著眼罩，「好起來幾乎都會失明了呢。」老師在私下這樣告訴我們，孩子的媽媽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是十分樂觀，她只願她的孩子健康長大就好，讓人十分心疼不捨，但也見證到母愛的無私偉大。

十八天的旅程裡，有被責罵，有得到溫暖，有害怕，也有堅強。一位阿伯要出院了，他和太太看到我們經過就不停的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我覺得我們的付出如果能夠得到一句真誠的「謝謝」便是我最大的收穫，醫院裡的人來去匆匆，也許未來我在路上遇到他們也認不出來曾經我在成大醫院的日子是與他們一起攜手度過，但我很幸運，能夠在這段時間照顧他們，也希望他們往後都能夠健康平安與快樂。護生的生涯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不求平平順順，雷諾瓦說過：「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挫折在所難免，但最美麗的果實就是我這些最珍貴的回憶，只希望我對護理的熱情能夠一直延續下去，直到永遠，永不止息。